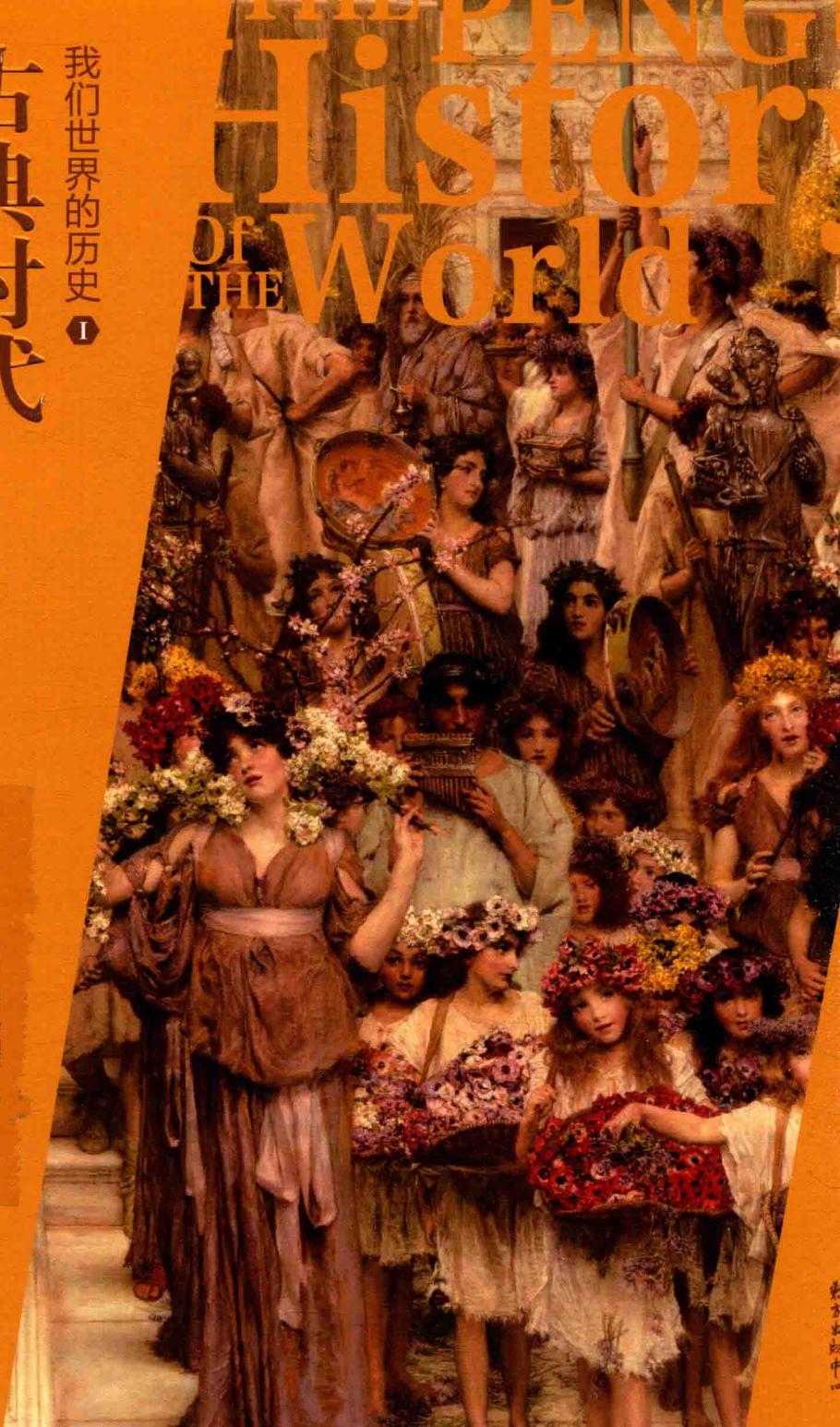


古典时代

我们世界的历史 ①

〔英〕J.M. 罗伯茨 著
陈恒 贾斐 等译



〔英〕J.M. 罗伯茨 著
陈恒 贾斐 等译

THE PENGUIN History World

古典时代 我们世界的历史 ①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8-314 号

For the Work entitled *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6th edition
Copyright © J. M. Roberts, 1976, 1980, 1992, 2002, 2004
Revisions copyrights © O. A. Westad, 2007,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世界的历史. 1, 古典时代 / (英) J. M. 罗伯茨著; 陈恒等译.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7
ISBN 978-7-5473-1277-3

I . ①我… II . ①J… ②陈… III .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6263 号

我们世界的历史 1: 古典时代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62417400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302 千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77-3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五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发行于 1976 年，到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目前已经有一些译本，它们的内容有时候会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对英文原稿做一些微小改动。我认为现在不太可能有时间让我为读者提供另一个版本，因为经过全面审查，我发现这会是一项工程浩大的改动。但在一篇新序言里说明我尝试着重新作一些解释，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可能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至少，我觉得我应该表明，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件，是否促使我改变了当初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所持的观点和目的。

我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说，2001 年 9 月 11 日让世界史上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但我认为，根据我下面将简要说明的原因，以及某些从一开始就指引我的观念，这种观点非常有误导性，仅在某种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然而，为何一个新版本看起来是必需的呢？其首要原因就是，超过十年以来，世界历史已通过并且仍在通过最新的例子重演：一个充斥着暴力事件和千变万化的时代。这个混乱而又令人激动的时期的开始，已经成为本书上一版以及第三版的主题，但是假如需要采纳新观点的话，发生在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件本身就有值得更进一步思考的必要，这种思考也包含最新的事实。

我担心这会使这本书的内容大大增加，但事实上没有。细节和风格的改变是需要的，但是重新调整和改造的只有本书的最后章节。论述侧重点的改变当然也是需要的。在最新版本中会增加一些内容：关于最近妇女地位的改变、环境问题、新的体系和设想、对旧体系的质疑，以及国际秩序常规和非常规基础的改变（这些主题在近代史中是最醒目的，而我对于这些主题的看法大多已经在我于1999年出版的《企鹅20世纪世界史》中表明了）。但是这些都不表明我一贯的立场和观点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仍可用我之前和最初常用的观点来加以总结。

或许从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群体就是非专业读者，想呈现并唤起他/她去思考历史的厚重感，和历史惯性在这个世界中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被鼓舞着去思考我们是否能够掌控历史。然而，塑造了诸如现代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思考及行为方式的历史驱动力，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作用了数个世纪。遥远的历史仍然在打乱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一些发生在史前时代的事情也仍在产生影响。然而，在这种驱动力和人类所具有的引发变迁的独特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只是最近（这至多也就是几个世纪），构成这本书大部分主题的长达六千年的漫长文明，才逐渐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具有制造变化的力量。而且，对技术进步的热情现在看来是普遍的。即使最近确实有一些条件试图缓和这种热情，但现在普遍存在的看法是，大部分问题能够并将会通过人力来解决。

因为惯性和革新两种现象都将继续操纵着所有人类的发展，所以我仍然认为（就如本书第一版中提到的），我们将会不断发现，发生

的事情或多或少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对当代或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做判断时，我们应牢记这个观点。我也仍倾向于相信，这样的判断将一直较多地受到性情的影响，我们天生的乐观或者悲观情绪都将会影响到任何一种预测。即使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历史事实，但根据历史提供的那些事实也只能得出关于未来的很概化的叙述。从这本书的最近一版开始，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情感上的细微转变。我现在预感到，我的孩子们将来不大可能会生活在我曾经熟悉的、令人愉快的世界里，因为无论在何处，人类生活的重大调整都必然超过我曾经设想的情况。但我不会宣称我先知。历史从来不会被预言。

之前我以大篇幅阐述的内容现在就不需要进一步详细说明了。然而，对于这本书的新读者来说，我再次说明体现本书内容和布局的一般方法还是有用的。我争取从读者能领悟的地方开篇直言。一般的影响因素有着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再次收集传统意义上的重要主题。我希望避免罗列细节，取而代之的是从影响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它们给后世留下了大量遗产）入手，同时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我没有试图去写各个主要国家的连续历史或者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我相信，若要事无巨细地记录过去的史实，那应该去编百科全书。

我试图强调这些主要影响的重要性，同时这就意味着在篇幅分配上，年代和地域是不平衡的。虽然我们仍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研究尤卡坦迷人的土地，思考津巴布韦遗址或者遐想复活节岛上的神秘雕像，虽然产生出这些事物的各个社会的知识均具有内在的价值，但它们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仍旧是边缘问题。即使是拥有如此广大区域的非洲，或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的早期历史，在本书的描绘中都是轻轻带过的，因为在这些地方，从远古时期直至欧洲人到来，在这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对世界的影响不大，远不及产生了佛陀、希

伯来先知和基督教、柏拉图和孔子等的那些文化传统具有的世界影响力。这些传统存活了许多个世纪，并且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还会继续下去。

我也试着不去多写那些材料特别丰富的主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掌握关于世界历史的所有相关文献材料。我力图强调那些看起来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事情。因此，不论路易十四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多么杰出的人物，他都可以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更简略地跳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努力识别有用的东西显得更加重要，而不要因为一些事件出现在当天的新闻里就认为它们才重要。

我们总能获得对事件意义的新解释。例如，许多人最近常听到文明之间的冲突，认定它们将要进行或者正在进程中。显然，最近几十年人们重新认识到伊斯兰世界的独特性，而它制造出的新兴奋点也大大影响了这种断言。我已按我的逻辑提出了拒绝这种观点（至少是它们大多数不合格的表述）的理由，它们的论据不够充分恰当，而且显得过分悲观。但显然没人能够否认，在被我们泛泛称作“西方”的国家和很多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出于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意图，有时候甚至是意外的，来自西方干扰影响的长远作用已经妨碍和困扰了许多传统，伊斯兰只不过是这些传统中的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并不是近年来仅仅在措辞上被强调的）。当然，这个进程开始于欧洲人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给予欧洲的演变，以及直到 1945 年它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以足够的论述空间。

毫无疑问，这样的强调体现了我自己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产生的最根本冲动。我不应但却势必以一个年长的英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身份来书写。如果那被看成一个需要克服的严重缺点的话，就应该寻找其他途径。但读者在做出评价之前也应该用相同的尺度来衡量自

已。我仍然希望我的努力能把一些也许我太容易想当然的东西传达出来，帮助人们理解博学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提出的历史是“不同于所有国家的组合历史”的观点，同时表明决定它结构的伟大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多样性。

在前几版前言里，我已经对很多曾在早期工作阶段给予我多方面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们提出感谢。我将永远感激他们，但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不想在此再重复他们的名字。但我必须再增加上巴里·坎利夫教授（Barry Cunliffe）的名字，在这版中他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也要感谢这些年持续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他们给我提供了具体的意见、建议、责问和鼓励。由于人数众多，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些朋友和评论家都不需要对听从其建议而做出的修改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任何我所书写的事情受指责，因为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最后，虽然这个问题有些私人，但我觉得必须予以指出。我修订工作的最后阶段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实行的，但当时突如其来的健康问题迫使我必须频繁出入医院，计划和安排被打破。相当明显的是，这对其他人造成的大压力远大于对我本人。很明显，这其中最受累的是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温德（Simon Winder）。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继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并且一如既往地给予我鼓励。在此我难以用言语来感激他给予的信任和帮助，我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

但是，在这几个月里，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给我照顾、关爱和支持，我的孩子有时会越洋飞来看望我。在我的家人中，我必须首先提到我的妻子，她一直致力于本书的早期编辑工作。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除了她给我的鼓励和意见，以及对我的

决定和品位的影响，我现在还必须认识到将近四十年来她对我的事业和我们的孩子的奉献。现在她又为自己增加了一项全职护士的工作。我欠她的最多，我希望她能在本书中找到我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证据。

2002年3月于提姆伍德 (Timwood)

自约翰·罗伯茨去世后，我在得到企鹅出版社作者之家的认同之后，尝试着根据2001年以来的事件更新这本书。我通过修订和扩展出本书的第八卷来实现这个目的，因此它既包含了长期趋势，又包含了从新千年开始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变得显而易见的特殊进程。本书第五版的其他部分仍然是约翰·罗伯茨生前完成的。

维斯塔德教授 (O. A. Westad)，2007年7月

作者介绍

罗伯茨 (J. M. Roberts) 生于英国巴斯市 (Bath)，并先后在陶顿中学 (Taunton School) 和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 (Keble College) 学习。服完兵役之后，他于 1950 年回到牛津大学，并在 1951 年成为莫德林学院 (Magdalen) 的一员。1953 年，罗伯茨以联邦基金研究员的身份前往美国，这是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第一次访问美国，此后他还多次造访这个国家。在美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 (1960)，以及南卡罗莱纳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等多个职务。罗伯茨从 1953 至 1979 年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从 1979 至 1985 年，他担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副校长。后来，在 1985 年，他回到默顿学院担任院长，直到 1994 年退休。1996 年，他因“在教育与历史领域的贡献”而荣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罗伯茨编撰了畅销丛书《珀内尔二十世纪历史》。从 1967 至 1976 年，他一直是《英国历史评论》的合作编辑。他也是《1880—1945 年的欧洲史》《秘密社会中的神话》《右派巴黎公社》《革命时代和改良》《法国大革命》等书的作者，“新牛津英国史”“简明牛津现代史”丛书的主编。1985 年，BBC 二台播放了罗伯茨创作与朗诵的 13 个历

史系列节目《西方的胜利》；几年后，出版了同名著作。罗伯茨也是最近BBC制作非常成功的电视节目《人民的世纪》的历史顾问。

罗伯茨也是《企鹅欧洲史》和《企鹅20世纪世界史》的作者，他于2003年5月去世。

欧德·阿尼尔·维斯泰德（Odd Arne Westad）是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是《全球冷战史》。该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

目 录

第五版序言 / 1

作者介绍 / 1

卷一

史前史——开端

/ 1

导论 / 3

第1章 人类起源的基础 / 5

第2章 智人 / 23

第3章 文明的可能 / 35

卷二	导 论 / 49
最初的文明	第 1 章 早期的文明生活 / 50
/ 47	第 2 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 59
	第 3 章 古代埃及 / 80
	第 4 章 闯入者与侵略者：古代近东的黑暗时代 / 106
	第 5 章 东亚文明的开端 / 144
	第 6 章 古代其他地区 / 176
	第 7 章 古代世界的终结 / 188
卷三	导 论 / 197
古典时期的	第 1 章 一个世界的起源 / 198
地中海	第 2 章 希腊人 / 202
/ 195	第 3 章 希腊文明 / 222
	第 4 章 希腊化世界 / 250
	第 5 章 罗马 / 269
	第 6 章 罗马的成就 / 291
	第 7 章 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来临 / 309
	第 8 章 古典西方的衰落 / 328
	第 9 章 未来的因素 / 358

卷一
史前史——开端

导 论

历史起于何时？这就好比在回答“太初”是什么。然而，答案再清楚不过了：你会很快发现，解答这样的问题是在枉费心神。正如一位瑞士史学巨匠在另外相关的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历史这门学问，你无法找到其发轫处。我们可以沿着人类一路走来的痕迹，重返脊椎动物出现，甚至生命起始——光合细胞以及其他原始生命结构诞生的时代。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回到那个经历一番近乎不可思议的剧变后地球形成的年代；或者，再远一些，回到宇宙起源的那一刻。然而，这些东西都不能算作“历史”。

历史讲述的是人类的故事，包括了人类的作为、苦难和欢乐——这种说法可能更易为人接受。我们很清楚，唯独人类拥有历史，猫狗没有。尽管历史学家会对不受人类支配的自然进程如气候起伏、疾病传播等予以描述，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类会以这样一些方式生活（和死亡），而不是以另外一些方式生活（或死亡）。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弄明白，始祖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走出了远古影幕的笼罩。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人类迈出混沌的那一步。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生物进化到了何种程度才能被界定为“人”。大多数人试图以外观特征为基准判断某种生物是否是“人类”，以此进行定义。不过，这种方法最终被证明是众人的主观臆断，很难经得起推敲。如在“猿人”“缺失环节”等问题上就曾出现过长期争论。就好像运用生理学的检测方法仅能帮助我们得到相

关数据分析一样，这无法确定什么是“人类”、什么不是“人类”。“什么是人类”这个命题存有争议在所难免。曾有人指出，人类的独特性在于语言。不过，其他灵长类动物却拥有与我们相似的发声系统。这套系统同样可以发出信号之类的声音。那么，这些声音信号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才会变成语言？还有一种定义方法也很著名：人类是工具制造者。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就曾引用该观点来嘲笑博斯韦尔（Boswell）。此事过后很久，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这种阐释人类独特性的说法才遭到了与前一种假说所遭遇的相同的质疑。

人类种群确凿无疑、清晰可辨的独特性并非在于拥有特定的能力或生理表征，而是要看依靠这些能力与表征创造出来的业绩。这才能称作人类的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伟业，是因为人类拥有傲视世间万类、出类拔萃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以及逐步引发变化的能力。动物有着各自的生存方式，其中有一些相当复杂，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化”，但只有人类的文化呈现了进步态势。在人类文化中，蕴含着理智的抉择和挑选；此外，人类文化也承受住了突发状况以及来自自然的压力，那些人类求索而获的重要知识和经验亦得到了积累。基于以上几点，人类文化才得到了不断发展。人类的基因和行为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终于有一天，人类作出了理智的抉择。正是在那一刻，人类第一次突破了自然的束缚，开始主导环境，人类的历史也就此开始。当然，人类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总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现在，这些限制因素非常多，在各方面起作用。然而，这些制约的威力一度很集中，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人类进化到何时才摆脱了听天由命的境地。长久以来，可能是囿于佐证之物的零星不全，或是由于我们不能完全认定应探寻的对象，人类的起源只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故事。